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城市性”思想初探

李明超¹, 高江²

(1.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 上海 200241; 2. 青岛理工大学 建筑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33)

摘要: 城市不仅是物质形态分布和组合的空间场所, 而且还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特定区域内的聚集体, 包含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城市性”即城市的属性或城市特有的生活方式, 深刻体现了城市复杂的形态和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对此做出了精彩的分析, 认为人口和其它社会要素的集中是城市发展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外在特征; 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欧洲的工业城市, 产生了现代的工人阶级, 阶级斗争需要根据城市的发展而采取不同的策略; 城市发展的内在张力是资本化, 为此必须探索建立新的城乡结构。

关键词: 城市性; 人口; 工人阶级; 资本; 城乡关系

中图分类号: C 91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0X (2007) 01-0147-05

On the Urbanism Thought of Marx and Engels

LI Ming-chao¹, Gao Jiang²

(1. History Department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2. Architecture College of Qingdao Technology University, Qingdao 266033, China)

Abstract: Cities are not only the location of substances' distributing and combination, but also a congeries of productivity, producing relation and superstructure in an area, including intricat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Urbanism, i. e. a city's attribute or a city's own living mode, revealed the city's complicated form and characters profoundly. Marx and Engels exerted the materialistic historical view to make a nice analysis; they thought the centralizing of population and other social factors were the most essential and uppermost external characteristic of urban development; modern capitalist producing manner invited European industrial cities, gave birth to modern working class, class battle needed to utilize different policies depending on urban development; capitalizing was the internal force of cities' development, exploring to constitute a new structure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was needed.

Key words: urbanism; population; working class; capital; urban and rural relation

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产物和表现形式, 不仅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地位重要, 而且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认为,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方式。古代的城市主要是政治和宗教中心, 城市商业和手工业等经济活动还处于次要地位; 产业革命之后, 城市的面貌和功能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 工厂的大量出现和集中使城市成为引领社会进步的先锋力量; 市政、金融、商业和交通运输的变革进一步提高了城市的经济地位。

一、“城市性”概念的提出

“城市性”即城市属性或城市特有的生活方式, 是城市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也是西方学

者研究城市的重要内容。1938年,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路易斯·沃思发表了著名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一文,明确提出了“城市性”的概念,此后西方学者开始使用这一概念,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城市居民的心理特征、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的特点。沃思对于城市社会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把先前一些学者的观点耐心而系统地纳入了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他的分析首先是把城市具有的各种普遍的社会特征要素加以分离,然后系统地总结出这些因素对于决定城市社会生活特征所具有的意义。为了方便表述,他把城市特有的生活方式叫做城市性,这是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分离的产物,意味着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类型。沃思认为,“城市居民的三个基本结构性特征是大规模、高密度和多样性(异质性),其中每一个特征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独立的生态变量,从此能够分析城市社会组织、人格与行为之间的关系”^[1]。

“城市性”作为一个描述城市生活方式的重要概念,虽然由沃思第一次明确提出,但在他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对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历史性进步和历史发展对城市的制约作用做过精辟的论述。城市不仅是一系列物质形态的分布和组合,而且是特定区域内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聚集体,包含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马克思认为新兴工业城市已经成为民族国家的经济中心,产业革命使城市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产业系统,引起了一系列技术革新,一个工业部门的发明可以引起其它工业部门相应的发明。产业革命后,城市依托自身的生产力优势,依靠工业生产和商品贸易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城市的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大工业生产社会化的空间地域,是推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社会交往形式。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因变量,近代的城市是资本积聚和技术积累在空间密集分布的结果;作为一种自变量,近代的城市对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性质具有特殊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而精辟地描述了城市发展的图景,科学揭示了城市发

展的性质特点、内在矛盾和规律性趋势,形成了一套关于城市发展的批判性理论,为沃思“城市性”思想的最终提炼提供了必备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研究城市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作用,明确提出了城市的发展依赖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观点,“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的乡村化”^[2]。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增长的矛盾性质进行了论述,他以生动的笔调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类价值观和人际关系的影响,这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对城市性的理解。“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土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资产阶级甚至“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3]。城市的生活方式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大的变化,原因不在于一般的商品交换关系。在上古和中世纪的农业社会里,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并没有打破传统的家庭关系和邻里关系,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在城市开始成为社会主体的条件下,才发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那种强烈

二、有关“城市性”的论述与分析

马克思在研究前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时,已经充分认识到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的复杂性:城市的存在形式与众多独立的家庭不同,这里的整体并不是简单地由各个部分组成,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有机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人口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总结了城市性,指出:“随着城市的出现也就需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一句话,就是需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也就是所需要一般的政治。在

这里把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城市本身反映了人口、生产资料、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4]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说明了城市社会的主要特征:政治统治机器的建立、两大阶级的分化、人口和生产资料的集中、城乡分离等。

人口和其它社会要素的集中,是城市性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外在特征。大量的人口和社会要素在城市聚集,增强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力量,密切了个体之间、群体之间和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社会联系,同时也存在着矛盾加剧和冲突爆发的潜在危机。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总结了以伦敦城为代表的世界性商业首都的城市特征,指出“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5]。由大城市的聚集性自然派生出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恩格斯接着总结了资本主义大城市中人际关系的特点:“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他们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所有这些人,越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越是使人难堪……每一个人的这种孤独、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遍的原则……这种一盘散沙的世界在这里发展到顶点。”^[6]由此可见,沃思在20世纪30年代总结的城市人口“大规模、高密度和异质性”导致人际关系淡漠和传统规范衰落的观点,已经在恩格斯的著作中得到体现。

工人阶级是推动近代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城市性的主体力量。现代工业的发展将工人从农业生活中分离出来,城市中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具备了进行集体行动的物质和空间条件。在19世纪急剧扩张的城市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生产资本和工人阶级日益集中的意义。恩格斯结合早期社会主义者欧文的改良活动,谈到了城市生活对传统规范的破坏作用:“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习惯的约束、宗法制从属关系、家庭都解体了……突然

被抛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到天天都在变化的和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原来的小生产者大批地堕落了。”^[7]与当时和后来的众多西方学者不同,恩格斯坚持以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城市社会心理和人际关系的消极因素,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始终是积极的和革命性的,例如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产生自私自利品质的生产方式。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他曾用较大篇幅记述和分析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精神状况,主要是严重的道德堕落现象。在1872年的《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仍然没有回避那些“工人的无知”和“工人进酒馆,老爷跑戏院”的现象,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城市社会对工人群众的政治和道德意识产生了双重影响。同时,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学者认识工人阶级精神状况的局限性,明确指出工人群众中所出现的无知和道德堕落问题是资产阶级强加给工人阶级的,是强制性劳动和贫困生活状况的必然产物;要解决工人群众中的这些问题,必须消除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消除产生各类社会问题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针对城市中工人阶级住房紧张的问题,恩格斯认为,城市中住宅缺乏是一种人为的现象,如果征用资产阶级的部分豪宅作为普通住房,这种矛盾就会自然缓解。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实行专政的观点,城市成为了两大阶级斗争的主战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创造了欧洲的工业城市,产生了现代的工人阶级;而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斗争的主要方式是城市革命或者城市运动。法国1848年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运动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都是在城市里策动和领导的,这一方面说明,城市作为政治权力的中心,任何革命或社会运动都离不开对城市政权中心的争夺;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根本上确立了城市经济的统治地位,并形成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在城市区域的集中,两大阶级直接的对立和冲突便自然表现为城市运动和城市革命。随着资本主义城市经济和阶级斗争的发展,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来改变阶级对立的状况,包括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满足普通工人住房的要求,缓与劳动者阶级的冲突;通过郊区化分散贫困和工人阶级的集中;改建或重建贫困居民区,改善居住和服务条件,实现社会的稳定等。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可以免费地享用住宅只是资本家的一种欺骗手段,工人的住房在本质上还是由自己负担,只是这种负担不再是以租金的方式支付,而是以无酬劳动的形式来支付。提供免费住宅是对工人劳动的另一种剥削,是对工人的消费需求进行控制的另一种形态。现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了追求利润和实现对市场的控制,已经歪曲了人的自然需要的体系。研究现代城市中人的需要体系,成为解决社会财富分配、城乡劳动力再生产和集体性消费的首要工作。

伴随着城市的巨大扩展和空间格局的改变,工人居住区过于集中和拥挤的情况得到了改善,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形式也受到了影响。恩格斯认为,统治阶级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具有“使街垒战难于进行”的战略目的。1895年,恩格斯在他生前最后一篇论文《〈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提出了对19世纪90年代以后革命道路与斗争策略的新理解,认为应将普选权作为工人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同时需要根据城市社会的各种变化来制定斗争的新策略,这些变化包括主要中心城市的马路又长又宽、高楼增多和军警装备精良等。在他看来,1848年革命时采用的旧式筑垒巷战已经过时,现在需要做的是利用合法的形式,积极耐心地引导工人阶级争取自己的权利。“工人们从令人信服的实例中看到:当他们提出要求而且了解到他们要求的是什么时候,他们在英国就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1892年的选举已经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好头。”^[8]

城市社会问题是城市发展的产物,也是影响城市性发展的主要障碍。城市发展的内在张力是资本化,即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制度安排、社会秩序和关于文明理性的尺度强加于城市,认为一切不符合自己尺度的规范或文明都应在被消灭之列。工业城市是一个交往和实践的特殊场所,人世间的一切东西在这里都必须经受资本的拷问,无论它是上一轮交往实践的沉淀物,还是新一轮交往

实践活动的创新体。符合资本本性的生存下来,否则就会被淘汰,这是资本统治下的生存法则。城市资本生产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加快了乡村城市发展的步伐,使城市化成为工业革命以来一股无法遏制的发展潮流。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性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恩格斯认为城市的过度发展是导致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他写道:“人口向大城市集中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引起了极端不利的后果。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间那样清新而充满氧气。250万人的肺和25万个火炉……消耗着极大量的氧气,要补充这些氧气是很困难的,因为城市建筑本身就阻碍着通风。呼吸和燃烧所产生的碳酸气,由于本身比重大,都滞留在房屋之间,而大气的主流只从屋顶掠过。住在这些房子里面的人得不到足够的氧气,结果身体和精神都萎靡不振,生活力减弱。因此,大城市的居民患急病的,特别是患各种炎症的,虽然比生活在清新的空气里的农村居民少得多,但是患慢性病的却多得多。如果说大城市里的生活本身已经对健康有不好的影响,那么工人区里的污浊空气的危害又该多么大呵,我们已经看到,一切能使空气变得更坏的东西都聚集在那里了。在大城市的中心,在四周全是建筑物、新鲜空气全被隔绝了的街道和大杂院里,一切腐烂的肉皮菜帮之类的东西都散发着对健康绝对有害的臭气,而这些臭气又不能自由地散出去,势必要把空气搞坏。”^[5]恩格斯在详尽地分析了城市空气污染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之后,深刻地指出:“要知道,一切最使我们厌恶和愤怒的东西在这里都是最近的产物,工业时代的产物”^[5]。

城乡分离是城市性的空间特征,也是城市发展总体的外在表现。城市的繁荣总是伴随着社会制度的更替而发展,资本主义并没有消除工农业之间的矛盾和城乡之间的对立,反而扩大了这种矛盾,使矛盾更加尖锐,少数统治阶级占有绝大部分社会劳动成果,而广大劳动人民则处于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境地。统治阶级作为社会的既得利益阶层,往往代表社会的保守力量,他们依靠自己的特权占据着城市的公共设施和各种资源,过度夸大城市在特定发展阶段的成就,丝毫不见广

大劳动人民在城市中的种种困境。面对这种社会现实,少数摆脱了阶级偏见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建立在城市繁荣和进步基础上的高昂代价:乡村的停滞和落后严重,城市的繁荣与衰败并存,奢侈与贫穷对立……这样的情景越来越脱离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这些有识之士的杰出代表,他们深刻地指出,这种城市生活是一种畸形的虚假繁荣,它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不仅阻碍了乡村的发展,而且也带来了城市的种种社会问题;社会固有的潜力若要发挥,就必须探索新的城乡结构状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主要是在柏林、巴黎、布鲁塞尔、伦敦和曼彻斯特等大城市度过的,在这里很容易了解到资本主义城市的生产和生活状况,这为他们城市观的修正和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理论与城市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他们的城市观中贯穿着这样一条主线:任何近代的城市现象都应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寻找原因,而任何城市问题的根本解决都要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

综上所述,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生产方式的基本分析并没有将城市作为独立的因素加以考虑,没有通过对城市系统进行深入的研究来理解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的社会和空间结构的变化,也没有从城市的角度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但他们对城市问题的精彩论述和深入的研究,对城市生活方式特点的分析和总结,都为我们进一步

认识近代西方的城市社会和总结城市革命的经验积累了宝贵的理论,同时也为我们理解当代的城市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我们需要做的是,结合现当代城市发展的进程,适当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成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城市性”思想的基础上继续探索、丰富、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 [1] 康少邦,张宁.城市社会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 [2]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4]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5]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7]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窦 薇)